

占峰的笔墨必将走向精妙

程大利/文

笔墨文化首重笔墨。它的不重写实的“心象”观,强调人格品操的中正观和以书入画的笔墨观,都与西方艺术拉开了距离。讲究“人”、“文”双修,是中国画与生俱来的特质,因“文”而“共成化育”,不是简单的“表现”、“再现”的问题,是“体道艺之合,究圣哲之蕴”。画画是为了修为,修成一个贤德与艺术兼具的画家。

占峰丁亥秋入国家画院,随我学习。寒暑三载,共话经史,朝夕研读传统,数度远赴名山。读昔人,以宋元诸大家蒙养启智,借明、清各巨手涤荡俗肠;入名山,以天籁之美蒙养眼目,寻造化真气润泽笔墨。胸中山,眼中山,手中山,技进乎道,人艺始得融为一体。

占峰山水,从王叔明起步,参以宋人丘壑营造,大开大合,步步为营;用笔不求恣肆帅性,但求内蕴丰厚。以书法入画法,笔笔见笔,起笔收笔绝无荒率气息。

此点是当代和传统的分水岭。一味痛快自我,多入魔道,更兼唯创新是举,刻意与古人拉开距离,画便远离山水本旨。占峰深明大义,立志学到古完人,以淡干墨磨砺性情,更求“内美”高境。

内美者,宾虹老一生倡导,此来自屈原名句“纷吾既有此内美兮,又重之以修能”,宋代朱熹又说:“生得日月之良,是天赋我美质于内也。”这个内美是才情槌火,修为到家的产物。今人多已丢弃。深

刻的精神内蕴和由此彰显出的人格力量必然影响到用笔。沉和浮、藏和露、内敛和张扬、朴厚和轻薄在这里拉开了距离。这个距离绝不仅仅是技巧的距离,是人格气质的距离。

昔人钟子期死去,俞伯牙摔琴以祭,再也不弹,是寻觅知音的高境。曲高和寡,自古已然。社会喝彩、一时彰显都不是艺术深处的本质。所以,寂寞便极为可贵。占峰深知这些道理。开门入深山,闭门入墨池,日积月累,无论寒暑,不驚名

利,只以笔精墨妙为旨归。终呈现出气象。笔下古意渐显,俗肠渐褪,烟火气息日益远去。

中国画的最大功能是让人静下来、淡下来、慢慢地往深处行走。占峰正以这样的状态行进。他的格必将越来越高,他的笔墨也必将走向精妙,我对此毫不怀疑。

(作者系中国美协理事,中央文史馆馆员,国务院文化参事,人民美术出版社总编辑,中国国家画院导师)

尊古守道 澄怀味像

常平安/文

占峰出生于河南嵩山脚下,童年的山村生活练就了他朴实、坚韧的性格;对乡土的挚爱,引发他对中国山水画的喜爱与探索。尤其是嵩山的丰厚文化和历史传说,更激励他勤奋读书、积极追求。

占峰早年毕业于郑州铁路卫生学校,后在郑州铁路局从事卫生防疫工作,他工作之余全身心地投入到山水画的学习与研究中,经过十多年的努力,在河南山水画界已小有名气。为寻求突破,2006年,他放弃工作到北京求学,问道于程大利先生。

程大利是当代著名的美术理论家、出版家,同时也是当代有着重要影响的画家,近几年来,他培养了一大批人才,活跃在当代山水画坛。占峰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。他尊循师道、坚守古训,沉潜在源远流长的中国山水画传统中,探寻着山水画的演变及传承,在寂寞中享受着艺术的快乐,在苦与乐之间,追求着属于自己的笔墨心境,从而使自己的山水画远离功利、世俗,苍润浑厚、格调高古、沉静悠远。

纵观中国画史,文人画的品评体系最为完备,其古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,如元代画坛领袖赵孟頫所说的,“作

画贵有古意,若无古意,虽工无益”。这种“古意”既指格法的渊源有自,以及笔、墨的自然质朴,更重要的还在于一种气息,这种气息从本质上说是画者心灵世界的投射。读占峰的山水画,扑面而来的是那种淡远雅致、高古超脱、笔墨纯正的古典纯粹的山水气息。细心品味,笔墨间透出其师法南宗简淡一脉,远师董、巨,复参华亭,融汇“四王”与龚半千,特别是对元四家下的功夫最大,再加上对近代黄宾虹的学习与研究,共同陶铸出他自己秀逸温和、古雅苍润的艺术风格。这在当下“创新时代”的大背景下是难得可贵的。

中国的传统文化强调“志于道、据于德、依于仁、游于艺”,即在艺术中释放、安顿心灵是第一要义。学习传统的意义在于传统是一个精神家园,回到传统本质就是一种心灵的回归,在这种回归的过程中,人的心灵得到了愉悦,得到了安顿,这才是最关键的。而至于能否画出个人独特的面目,从根本上说是不需要太多考虑的。因为每个时代的文脉不同,每个画家的阅历和修养也千差万别,也就自然而然形成不同的风格。而那些投机取巧编造出来的所谓风格,是在中国画的历史中不会长久的东西,因为它与心灵没有任何关系。由此而观,占峰向古人学习,实质上是他在传统中淬炼自己生

命和心灵的一个过程,在这个过程中,他的艺术精神得到了升华。

这也使得占峰的作品不同于一味描摹古人的匠人画,笔墨不空洞,不刻板,因为他在学习古人的过程中,有自己心灵的寄托,这其间他贯注了超然世外、平淡中和的真意深情。这是一种“含道映物”、“澄怀味像”(宗炳语)式的体悟,而他在这种闲情逸致式的陶冶中,也品味到中国山水画所特有的萧瑟空寂与静穆平和。

观占峰的山水画近作,古雅苍厚之气萦绕于尺幅间。他不但以造景取胜,更以立意见长。其娴熟的用笔运墨,于闲远中含沉着痛快,给人以虚静朴茂之感。他笔下的山水景致散发出一种静谧、空旷、萧肃、荒寒的气氛。在景物疏密的布置上,错落有致并随兴剪裁,大胆落笔,小心收拾,点染间笔笔相扣,从淡到浓,由湿到干,层层递进,反反复复,画面由清到浑,再由浑到清,更显一种苍茫沉郁之气。这正如王原祁在《雨窗漫笔》中说的,“古人结构紧而笔墨松,今人结构松而笔墨滞”。

多年的传统笔墨提炼,使他深刻理解古人笔墨与结构的关系,笔墨的灵活沉稳与画面的结构处理相得益彰。在取法上,占峰一直遵循用传统的笔墨来表达自己的对传统的理解,对生活的认识。他

常对朋友说:“传统是浩瀚的海洋,是人类文明的象征。而创新就是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攀登,去创造新的传统,而不应当把这两者对立起来,成为艺术创作中的包袱”。他坚信,当下只有放下创新的包袱,才能轻装静气。也只有这样的创新,才能在传统的土壤中获得更加强劲的生命力。

近几年来,他遵循程大利导师的教诲,做一个向传统学习的忠实实践者,心甘情愿地寂寞耕耘。静下心,慢下来,淡下来,与经典对话,向前贤学习。从明清到宋元,从唐代到魏晋,认真研磨梳理,探究山水画发展的来龙去脉,掌握发展规律,从而领悟其传统笔墨博大的精髓,体会从容的中国山水的笔墨大道。他的《宋元笔墨山水册》、《嵩山系列》、《秦岭山水长卷》等作品依稀可见近代黄宾虹对他的影响,于古人则取王蒙之苍茂,董源的平淡天真,龚贤的苍茫浑厚。

当然,茂密与简静,平淡与浑厚在艺术上是一对矛盾,但作为一个艺术家而言,重要的在于于矛盾两极中如何取舍、调整。处理矛盾的能力正是一个艺术家的手段所在及能力的展示。占峰在2011年仲夏参加在北京举办的“溪山五子”画展的一组八尺山水条屏,干笔淡墨的运用可入妙境。干湿并融,深得古人:“干裂

秋风、润含春雨”之三味。参加开幕式的著名画家吴悦石、著名评论家邵大箴都给予了高度评价。

明人董其昌在《画禅室随笔》中说:“画家以古人为师,已是上乘,进此当以天地为师”。从《嵩山写生册》、《富春江写生册》、《十渡写生册》、《秦岭写生册》等系列写生作品中,可看出占峰目前的技术状态,他没有停留在对古人的学习上,且在师法上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,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又从传统中走出来,不断地向生活学习,在生活中去体会传统山水的笔墨精髓,在作品中融入生活元素,使纯静的画面在高古中又多了份清新的生活气息。

唐代张璪说:“外师造化,中得心源。”一幅山水作品,一点一线都记录着作者人格的修养、知识的积累、生命的感受,最终反映的是作者的心灵和人生境界。占峰深悟其理,知道功夫在画外。近几年来他远离家乡在京城求学,尊守师训,以国学筑基,尊古贤为师,佳道山川,烟云供养,据德依仁,寄情笔墨,我愿他在中国画的探索中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。

(作者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、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、河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、《美术学刊》主编。)

田占峰山水画作品赏析



田占峰简介

听雪斋主,出生于河南登封嵩山脚下,“溪山五子”成员,程大利先生入室弟子。北京凤凰岭书院中国画学精英班成员、北京西山兰亭书画院副院长、北京翰林职业学院客座教授、中国国家画院程大利山水画课题组成员教授、中国少林书画研究会副会长、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创作基地教授、中国美术家协会山水画创作室画家、《中国画拍卖》杂志副主编、河南省华侨书画院副院长。

